

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考

嚴耕望

中國中古時代，中原北通北塞主要幹道有二，西爲洛陽、太原、雁代道，東爲汴梁、邯鄲、燕薊道。東道坦，西道險。唐都長安，而建洛陽爲東都，太原爲北都，故西道交通大顯重要。然其行程無能具體言之者，茲考而出之，以爲讀中古史者之一助。

由東都東北行一百四十里至懷州（今沁陽縣），又北一百四十里至澤州（今晉城縣），又北微東一百九十里至潞州（今長治縣），又北四百五十里至太原府（今晉源縣，舊太原縣），共九百二十里。

太原至東都間之重鎮爲潞州，必爲大道所經無疑。茲就通鑑舉例，如梁大通二年，爾朱榮起兵晉陽，經上黨，河內，渡河橋入洛陽。（卷一五二。）唐武德三年，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，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，虜牛羊萬計。（卷一八八。）開元十一年正月，車駕自東都北巡，經潞州至并州，置北都。（卷二一二。）開元二十一年，由東都，北巡北都，亦中經潞州。（卷二一三。）後晉天福元年，石敬瑭由太原入洛，中經團柏，至潞州，又南經河陽，渡河至洛陽，（卷二八〇。）天福十二年，劉知遠起兵太原，欲自石會趨上黨，出天井，抵孟津。（卷二八七。）此皆其證。潞州以南則澤、懷也。爲大道所經，俱詳後文。今就通典、元和志、寰宇記之太原府、潞州、澤州、懷州、河南府各條所記里程表列如次：

	太原至東都	太原至潞州	潞州至東都	潞州至澤州	澤州至東都	澤州至懷州	懷州至東都	其 他
通	885	450	460	190	280	140	140	河南府北至澤州280里
典		450		190	280	240 (此譌)	140	
元	890	450	470	187	280		150	澤州北至太原府大路610里
和志				149(誤)		140	150	
寰	890	450	470	190	225 (蓋誤)	140	140	河南府北至澤州280里
宇記				190		140	140	

據此，太原至東都之總距離似爲八百九十里之譜，觀元和志澤州條云北至太原府大路六百一十里，而澤州至東都二百八十里，無異說，其和正爲八百九十里。然累積各府州間之距離計之，則當爲九百二十里，而潞州北至太原南至東都之和亦爲九百二十里或九百一十里。蓋記錄資料先後有參差耶？今姑以累計之數爲準，以便下文各小據點里數之計算。又按潞州東北爲儀州，西北爲沁州，皆可至太原府，然三書所記太原、儀州、潞州線及太原、沁州、潞州線多者六百里以上，少亦五百里以上，故知潞州至太原驛道四百五十里者，不經儀、沁也。

其詳細行程可考獲如次：

出洛陽上東門，東行經積潤驛，石橋店，蓋三十餘里；折北行渡河至河陽。又由洛城東北行三十里至白馬坡，又名白司馬陂（今白坡），亦至河陽。

新一三六李光弼傳，光弼至東都，史思明來逼，「遊騎至石橋。」光弼度不能守，乃悉軍趨河陽。「諸將曰，並城而北乎？當石橋進乎？光弼曰，當石橋進。……賊不敢逼。」是洛陽至河陽有兩道：其一東經石橋，其一由洛城東北直趨河陽也。就此事度之，東經石橋當爲主線。石橋在唐洛陽上東門東約三十餘里，卽漢代上東門故地；其西有積潤驛。並詳唐兩京館驛考（刊見唐史研究叢稿）。又蘇氏演義：「今洛陽石橋店東十里已來大道之北當高山。山巔有一塚，乃杜預塚也。首陽北望，正與河陽城相對，北去河陽二十餘里。」則石橋有店。據元和志五，河陽西南至洛八十里，偃師西南（西）至洛七十里，首陽山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。則前撰兩京館驛考推測石橋在唐洛陽東三十餘里，益可信。

舊五代史二六唐莊宗紀，天祐八年二月，「庚午，梁祖在洛，聞王師將攻河陽，率親軍屯白馬坡。」此白馬坡必當洛陽河陽道。檢通鑑二六七梁乾化元年紀，書此事作白司馬陂。按白司馬陂屢見唐史。如舊太宗紀，貞觀十一年九月，「河湓，壞陝西河北縣，毀河陽中潭〔潭〕，幸白司馬坂以觀之。」又通鑑一八二隋大業九年，楊玄感反，攻東都，「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，緣洛水西入。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，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。……玄挺直抵太陽

門……玄感屯上春門。」胡注：「白司馬坂在邙山北，邙山在洛城北。」又云隋洛州「東面三門，北曰上春，中曰建陽，無太陽門，當考。……劉仁軌河洛記，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曰上春門，唐改曰上東門。」白司馬坂亦即白馬坡無疑，在洛陽東北至河陽道中。復考通鑑一五一梁大通元年，「（魏）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，懼而出走，趣白馬山，至河橋，爲人所獲。」當卽一地，坡阪在山下耳。紀要四八，白司馬阪在府東北三十里，邙山東北垂也。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，同。

又冊府一一四，後唐明宗屢幸白坡，且曾祭突厥神於此。地近邙山。申報館新地圖，洛陽北有白坡，正當孟津道，卽唐之白司馬阪、白馬坡無疑。

河陽城在大河北岸，（今孟縣南十五里。）唐末置孟州。南臨盟津，去東都七八十里。晉杜預造浮橋於此，爲南北交通要衝。魏孝文都洛，於盟津北岸，築北中郎府城，爲京師之後衛。東魏又於南岸及中流沙潭築城，稱爲南城，中潭城，並北城爲三，南北呼應，以與西魏相拒，爭洛陽之控制權。唐代浮橋規制宏壯，爲當時第一大橋，連鎖三城，爲南北交通之樞紐。渡橋而南，臨拊洛京，在咫尺之間。渡橋而北，直北上天井關，趨上黨、太原；東北出清臨關，達鄴城、燕、趙；西北入軹關，至晉、絳。誠爲中古時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。顧祖禹曰：「河陽蓋天下之腰膂，南北之噤喉，」「都道所輳，古今要津。」是矣。故爲兵家必爭之地，天下有亂，常置重兵。隋及唐代前期置關於中潭，曰河陽關。安史亂後，中原多事，更置河陽三城節度使，屏障洛京，兼制北道，故李吉甫稱爲「都城之巨防」也。

河陽孟津浮橋 元和志五，河南府，「河陽縣西南至府八十里。」會昌三年置孟州，治河陽，見兩志。寰宇記五二，孟州，「西南至西京七十里。」疑寰宇記就捷徑言，元和志就石橋驛道言之歟？

孟州因孟津受名，孟津卽盟津，以武王伐紂會盟八百諸侯於此而名垂史冊。河陽之名始見於春秋僖公二十八年，云「天王狩于河陽。」漢置河陽縣。寰宇記五二，孟州河陽縣，「今縣西北三十五里有古城，卽漢理所。」則非唐之河陽矣。紀要四六，以爲唐河陽縣孟州治，卽漢之河陽，誤。

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河陽縣條云：

「河陽，古孟津、後亦曰富平津，在其南，謂之陶河渚。魏尚書僕射杜君畿試船沉沒之所。……浮橋卽晉當陽侯杜元凱所立。後魏莊帝時，梁將陳慶之來伐，尅洛陽，渡河守北中府城，卽此；孝文太和中築之。齊神武使潘樂鎮於此，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，並今城也。其中潭城本東魏所築，仍置河陽關。」（參看水經注五。）

是浮橋卽在孟津。按杜畿試船沒於陶河，亦卽孟津，事見三國魏志一六本傳。畿之孫預。晉書三四杜預傳云：

「預又以孟津渡險，有覆沒之患，請建河橋于富平津。議者以爲殷周所都，歷聖賢而不作者，必不可立故也。預曰，造舟爲梁，則河橋之謂也。及橋成，帝從百僚臨會，舉觴屬預曰，非君，此橋不立也。對曰，非陛下之明，臣亦不得施其微巧。」

據此，晉以前雖歷代爲津渡之要，但不建橋，而此橋建成亦空前之津梁工程，故君臣大會，預有「微巧」之言也。通鑑八五晉惠帝太安二年，成都王穎等起兵向洛，「列軍自朝歌至河橋，鼓聲聞數百里。帝親屯河橋以禦之。是南北用兵，此橋見重之始。其後歷代用兵，事涉洛陽者，無不爭此橋之控制權。紀要四六河南重險條已詳徵引。旣爲兵家所爭，故史事所見，屢圖破壞。如通鑑一七二，陳太建七年，周主攻齊，拔河陰及洛口城，「縱火焚浮橋，橋絕。」此攻者欲壞之也。又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，晉主南下，唐主命將「守河陽南城，遂斷浮橋，歸洛陽。」此守者欲壞之也。然屢廢亦屢建。唐六典七工部之水部郎中條云：

「臣梁十有一，皆國工修之。……河陽橋船於潭洪二州造送，……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，大陽水手二百人，仍各置木匠十人。」

又元和志五云：

「河陽縣……浮橋架黃河爲之。以船爲脚，竹簀互之，……船簀出洪州。」此兩條見唐代此浮橋之結構與規模之大，非他橋所能及。

至於河陽城及浮橋之正確位置：元和志五河陽縣目中潭城條記浮橋事。又於偃師縣目云：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一里。」檢寰宇記五二孟州河陽縣，「南浮橋

在縣南一里，即太始十年杜預造。」同書五偃師縣，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一里。河東逕小平縣，俗謂之小平津，……河於斯有盟津之目。昔武王伐紂，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故曰盟津，亦曰富平津。」（按「河東逕」以下，乃仍水經注語。）蓋浮橋北端在河陽城南一里，南端則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一里。舊志，孟州「本河南府之河陽縣，……城臨大河，長橋架水，古稱設險。」唐會要七〇，略同。即此浮橋矣。則河陽城幾緊迫黃河北岸可知。至其今地，元大一統志一二三孟州古蹟條，古三城在河陽縣南十五里。」又云，「盟津在今河陽縣南十里。」檢元史地理志：「孟州，唐置河陽軍，又升孟州。……至大定中爲河水所害，北去故城十五里築今城，徙治焉。故城謂之下孟州，新城謂之上孟州。」（據一統志懷慶府卷檢。）故元一統志云然，所謂「十里」者，奪「五」字耳。按上孟州新城即今孟縣，則唐河陽縣在今孟縣之南十五里，南臨大河處，河上架浮橋爲南北津梁之要也。

河陽三城 元和志五河南縣，至德（當作乾元）中，史思明寇東都，李光弼度不能守，乃「東守河陽三城，拒逆賊，賊……不敢犯宮闕。……故自乾元以後常置重兵，貞元後，加置節度，爲都城之巨防。」按新六四方鎮表，建中二年，「置河陽三城節度使。」此職終唐世不廢，歷任人選可考，詳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。所謂三城者，前引通典，河陽城即魏孝文帝所築之北中府城，又有南城、中潭城，皆東魏所築。檢水經河水注：「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，……俗謂之小平也，有高祖講武場。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，置北中郎府，徙諸徒隸府戶並羽林虎賁領隊防之。」通典蓋即承此爲說；但明指其爲唐河陽城耳。寰宇記五二，孟州治河陽，「北中府城即郡城也。洛陽記云，太和二十年造北中府。又有南城與縣接，乃東魏元象二年所築。」是亦以唐河陽城即魏北中府城也，但引洛陽記，詳其年代。

中潭城 潭者水中沙丘也。就河中沙灘築城，是渭中潭城。中古時代，黃河中潭城有二。一在蒲州。通鑑一八四，隋義寧元年，朝邑法曹靳孝謨「以蒲津、中潭二城降。」是也。其一則在孟津。通鑑一七二陳太建七年，周主拔齊河陰、洛口城，「縱火焚浮橋。」齊將傅伏「自永橋夜入中潭城。周人既克南城，

圍中潭。」又一八八，唐武德三年，魏郡「李商胡聚五千餘人，據孟津中潭。」舊紀，貞觀十一年九月，「河溢，……毀河陽中潭（潭），幸白司馬阪以觀之。」（潭爲渾之譌，新紀同誤。惟新三六五行志不誤。）及下引李光弼時事，皆是也。元和志五，河陽「中潭城，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築之，仍置河陽關。天寶以前亦於其上置關。」按魏書五八楊播傳附侃傳：「元顥內逼，……孝莊徙御河北，……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，自據南岸。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，乃密信通款，求破橋立效……爲顥所害。」此事在孝莊帝永安二年，即梁中大通元年。通鑑一五三此年紀即據魏書述之云，陳慶之以元顥入洛，「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。慶之守北中城，顥自據南岸，……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。」胡注：「水經注曰，河中渚上有河平侯祠。……意此中渚即唐時河陽之中潭城也。」是矣。然此事在東魏元象二年之前十年，蓋築城前早已爲兵家所重，爲守禦要害也。一統志懷慶府古蹟目，「洪邁容齋隨筆，河中一洲名曰中潭，上有河伯祠，水環四周，喬木蔚然。嘉祐八年秋，大水懷襄，了無遺跡，中潭由此遂廢。明統志，中潭城今夾灘。（按元大一統志殘卷一二三已有此說。）縣志，即今黃河中郭家灘。」

南城 元和志五河陽縣，「南城在縣西，四面臨河，即孟津之地，亦謂之富平津。」此似在河陽城西甚近，不在大河南岸。前引寰宇記亦云，「南城與（河陽）縣接。」似亦即在北岸。然通鑑一五八，梁大同四年，「（宇文）泰進軍遼東，……軒騎追（侯）景至河上。景爲陣，北據河橋，南屬邙山，與泰合戰。泰……擊東魏兵大破之。……高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閉門不受，……追兵至，敖曹伏橋下，……追者斬其首去。」胡注：「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岸，北岸即北中城。」是也。是南城不但在南岸，而且即在長橋之南端。前引通鑑陳太建七年事，齊人既克南城，遂圍中潭。後晉天福元年，唐主憚晉兵之強，遂斷浮橋守南城。亦皆南城在南岸之證。下引李光弼事，亦見其然。蓋元和志、寰宇記誤書耳。前引水經注：「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，置北中郎府。」云云。似北岸本果有兩城，其一亦有南城之目歟？故志、記承襲舊籍記載，皆有此誤，然非北朝末期至唐代之南城也。且志云「四面臨河」，似

當是說中潭城者，亦非南城形勢也。

唐代河陽三城之見重，始自李光弼守河陽以控東都。舊一一〇李光弼傳（參舊一三二李抱玉傳、新一三六李光弼傳、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）云：光弼入東都，度不能守，乃引軍東北屯河陽，史思明不敢犯宮闕，頓兵白馬寺，與光弼相拒。下文述戰事云：

「十月賊攻城。……光弼謂李抱玉曰，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？……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也。抱玉……守南城……殺傷甚衆。……光弼自將於中潭城，城外置柵，柵外大掘塹，闊二丈，深亦如之。周摯捨南城，併力攻中潭。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。……元禮……令軍中鼓譟出柵門，徒搏齊進，賊大潰。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，將攻之，光弼遽率衆入北城。……一鼓而賊大潰，斬萬餘級，生擒八千餘人。……思明不知摯等敗，尙攻南城，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，殺數十人以威之，餘衆懼，投河赴南岸，光弼皆斬之。」

此南、中、北三城由南而北次第分明。通鑑二二一記此次攻守，又云：「思明怒，列戰船數百艘，泛火船於前而隨之，欲乘流燒浮橋。」光弼設計，又其火船，使自焚，不得進。又「又拒戰船，於橋上發礮石擊之，中者皆沉沒。」亦見橋與三城爲近，與前引高敖曹事亦相應。

河陽關 御覽一六一引冀州圖經：「河陽在河內郡南六十四里，有宮有關。」此殆河陽關之最早見者。通鑑一八五，唐武德元年紀有河陽都尉獨孤武都（隋書恭帝紀作河陽郡尉，字譌。）按隋制，關置都尉，如潼關有都尉也。知河陽亦置關。唐天寶以前亦於中潭置關，見前引元和志。新志亦云河陽縣有河陽關。元大一統志一二三孟州古蹟目，「河陽關在河陽古縣城南，遺跡猶存。」此關當驛道，六典之制，當爲中關；然六典六，中關十三，無河陽。蓋其時承平，罕置未置耳。○散見黃注，凡六……○舊唐書中潭驛史以武英王到對關河

○綜上而言，河陽城卽北城，亦卽魏世北中府城，在今孟縣南十五里，南臨大河，北岸。南城在大河南岸，與北城南北相望。河中有渚，置中潭城，且置關，名河陽。長橋架水，卽所連鎖三城者。○對關無以驛史。里前十餘里對關

交通軍事要衝 河陽直北踰天井關趨潞州、太原，卽本篇所考之道也。河陽東北達鄴城、燕、趙，此亦爲自古幹道，不待言。杜翁後出塞五首（詳注四），爲出兵赴幽州、漁陽而作。詩云：「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」王宏從軍行（全唐詩一函八冊）云：「十五學劍北擊胡，羌歌燕筑送城隅，城隅路接伊川驛，河陽渡頭邯鄲陌。」皆云由洛陽出發，經河陽至燕趙也。此類事證至多，不可枚舉。且河陽三城爲軍家必爭之地，前引諸史料已可見。讀史方輿紀要四六河南重險河陽三城條更列舉數十事。其北趨上黨、太原，東北走鄴城、燕、趙，亦皆可於其所舉史例見之，不再贅。所未舉證者，河陽西北經軹關至晉、絳道耳。下條續考之。顧祖禹曰：「河陽蓋天下之腰膂，南北之嚆喉也。三城記，河陽北城南臨大河，長橋架水，古稱設險。南城三面臨河，屹立水濱。中潭城表裏二城，南北相望。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，每秋水泛溢，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，而中潭屹然如故，自古及今，常爲天造之險。」又云：「都道所輳，古今津要也。」是矣。

河陽東北行約六七十里至懷州治所河內縣（今沁陽縣）。北魏末期，道中置高頭驛。按懷州治河內，西南至東都一百四十里，則河陽至懷州非七十里卽六十里。洛陽迦藍記一永寧寺條，爾朱榮舉兵，太后遣都督李神軌、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。……榮過河內，至高頭驛，……神軌、季明……開門降。」則其時河陽、河內間有此驛也。

懷州東北行臨晉關道，經鄴城至趙、幽，爲東北交通幹線，詳另文。懷州直北天井關道則今考之道也。其行程如次：

懷州北行十五里至雍店，又五里至萬善，又十里入太行陁，經科斗店，至天井關。

關於此段路線，觀通鑑二四七會昌三年紀述討澤潞劉稹事，最能得其詳。紀云：

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。……六月，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，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。……八月……甲戌，薛茂卿破科斗寨，擒河陽大將馬繼等，焚掠小寨十七，距懷州纔十餘里。茂卿以無劉稹之命，不敢入，（胡注言不敢入懷州。）…

…王茂元軍萬善，劉稹遣牙將張巨、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。期以九月朔圍萬善。乙酉，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，焚雍店，巨引兵繼之，過萬善，覬知城中守備單弱，欲專有功，遂攻之。日昃，城且拔，乃使人告公直等。……會日暮，公直等不至，巨引兵退，始登山，（胡注：登太行阪也。）微雨晦黑，自相驚，……墜崖谷死者甚衆。……九月……丙午，……王茂元薨，……王宰……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。……時王宰軍萬善，……顧望不進。十二月丁巳，宰引兵攻天井關……遂克天井關，守之。……戊辰，王宰進攻澤州。」

據此，由懷州北上經雍店，在州北不遠處，又五里至萬善，上太行山，經科斗店，至天井關，入澤州，路線甚詳。而萬善爲要地，在山南不甚遠。下文會昌四年三月，李德裕曰，「今王宰久不進軍，請徙劉沔鎮河陽，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，處宰肘腋之下。」云云。又通鑑二五五，中和四年，「二月，（李）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，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，屯兵萬善以拒之。」新五代史一八七諸葛爽傳略同。皆見萬善爲懷州以北，天井關以南之軍事要衝。檢九域志二，河內有萬善鎮。一統志懷慶府關隘目，萬善鎮「在河內縣北二十里」。按元和志一六，懷州河南縣，太行山在縣北二十五里，太行陁在縣西北三十里。寰宇記五三，同。則一統志之萬善鎮殆即唐宋舊地無疑。一統志云舊有驛。紀要四九亦云今爲萬善驛。疑唐世已置。寰宇記五三，武德縣目引郡國縣道記云，「武德有故雍城，在縣西北三十五里。」一統志懷慶府古蹟目云，雍城在河內東北。按元和志，武德縣西至河內四十七里。（寰宇記作西南四十七里。）則武德西北三十五里，正當在河內東北也。北去萬善五里，則西南至河內當十五里耳。與前引通鑑一節情勢正合，即唐之雍店無疑。一統志又云，雍城「周初雍國。左傳，郇雍曹滕，文之昭也。注，雍國在山陽縣西。後漢書郡國志，山陽邑有雍城。水經注，長明溝水逕雍城南，寒泉水逕雍城西。京相璠曰，今河內山陽縣西有故雍城。魏書地形志，州縣有雍城。」則此一小地名固有久遠歷史也。科斗店別無可考。寰宇記五三，武德縣有南北斗城。引冀州圖云：「南斗城在今縣北三十里，北斗城在縣北五十一

里。」樂史疑卽雍城。今按北斗城疑卽通鑑之科斗城，非雍店、雍城也。太行陘濶三步，長四十里，至險峻，古所謂羊腸坂者，此其一。陘道蓋循丹水河谷北上，故又名丹陘。入陘過白水交，蓋向西北折入白水河谷，至天井關，一名太行關，關南有天井泉三所，故名。關當山道最高處，在澤州治所晉城縣南四十五里，南去懷州蓋九十五里。關北不遠卽出山，凡二十五里至馬牢關。又二十里至晉城（今縣）。又由白水交仍循丹谷，稱爲（天井）關之東谷，亦至晉城，但非大道。

漢地志，上黨郡高都縣有天井關。是爲此關見史之始。通鑑一〇八晉太元十九年紀，胡注引蔡邕曰：「太行山有天井關，在井北，遂因名焉。」後漢書章帝紀，元和二年，李賢注：「天井關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，關南有天井泉三所。」通典一七九澤州晉城目，與李注同，惟「關南」作「關前」。元和志一五澤州晉城縣，「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，在縣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。」寰宇記四四澤州晉城縣，「天井關一名太行關，在太行山上。」天井泉在天井關之南，泉有三所，極大，至深莫測。」紀要三九，云天井關在太行山頂。蓋可信，故李賢、通典、元和志諸書皆云在山上也。按元和志云關在縣南四十五里。又云，太行山在縣南四十里。寰宇記，山在縣南三十六里。則關北不遠卽出山。蓋山西乃高原地區，故太行南麓甚低，而北麓去山頂固不遠也。

馬牢關 舊五代史二五後唐武皇紀，唐大順元年，汴將李讜「急攻澤州。」李存孝自潞州來救。「李讜收軍而退。大軍掩擊至馬牢關，斬首萬餘級，追襲至懷州而還。」通鑑二八五作馬牢山。蓋因山置關也。此山關當在澤州城至天井關道上。紀要四三，馬牢山在澤州東南。一統志澤州山川目，馬牢山在鳳臺縣南二十里。鳳臺卽唐之晉城。則此關在天井關北約二十五里也。

太行陘 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，「太行陘在縣西北三十里。……濶三步，長四十里。」並引述征記，爲太行八陘之第二陘。寰宇記五三，同。其險峻可以想見。（通鑑五胡注引括地志，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。蓋陘自山口算起。）按古稱地險有羊腸坂者，其他有三。紀要三九山西重險天井條云：「關（天井關）之南卽羊腸坂道。孔穎達曰，太行有羊腸坂，南屬懷，北屬澤，呂氏春秋九山之一也，盤紆如羊腸。魏世家，如耳曰，昔者魏代趙，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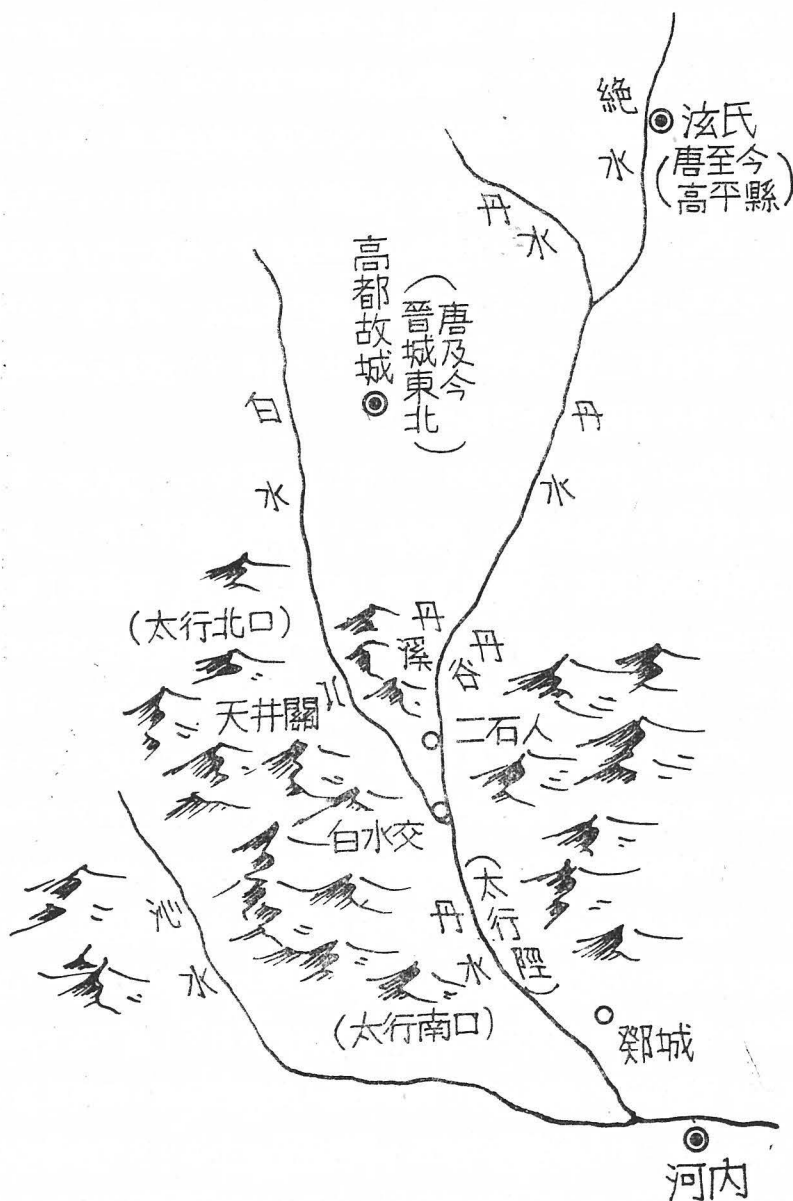
羊腸，拔闕與。又蔡澤謂應侯曰，君相秦，坐制諸侯，決羊腸之險，塞太行之道。韓非說秦王，西攻修武，逾羊腸，降代上黨。又王莽謂五威將軍王嘉曰，羊頭之阨，北當燕趙，羊腸天井，險蓋相因也。通釋，羊腸有三。一在懷澤間，即太行坂道也。一在潞安府壺關縣東南百里。戰國策，樊餘謂楚王，韓兼上黨以臨趙，即趙羊腸以上危。又蘇厲遺趙王書，秦以三郡，攻王之上黨，羊腸之西非王有。漢志，壺關縣有羊腸坂，是也。一在太原西北九十里。吳起曰，夏桀之居，伊闕在南，羊腸在北。淮南子注，太原西北有羊腸，通西河上郡關。」（本注：隋書，煬帝登太行，問崔頤，何處有羊腸坂？曰漢書志在上黨壺關縣。帝曰，不是。又答曰，皇甫士安撰地書云，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。帝曰是也。）

據此，懷澤間太行坂道即三羊腸之一，即此太行陁道也。元和志云濶三步，長四十里，真標準之羊腸道矣。（紀要四二，壺關羊腸坂才三里。一統志同。）又據上引諸條所記里程，則懷州北行三十里即入太行陁，陁盡四十里，又二十五里天井關，又五里或十里出山，山道凡七十餘里。考水經注九沁水注云：

「丹水……出上黨高都縣故城（按在今晉城縣東北）東北阜下，俗謂之源源水……丹水自源東北流，又屈而東注，左會絕水。……絕水出絃氏縣（按今高平縣）西北楊谷……東南入高都縣，右入丹水。……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。……晉書地道記曰，縣有太行關，丹溪爲關之東谷，途自此去，不復由關矣。丹水又逕二石人北，而各在一山，角倚相望，南爲河內，北曰上黨，二郡以之分境。（按寰宇記四四，晉城「石人山，在縣東南八十八里，有雙石高標，類人形。」殆卽此。）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，巖下有大泉湧發，洪流巨輸，淵深不測，蘋藻荇芹，竟川含綠，雖嚴辰肅月，無變喧蕁。丹水又南，白水注之。水出高都縣故城西，所謂長平白水也。東南流歷天井關。地理志曰，高都縣，有天井關。蔡邕曰，太行山上有天井關，在井北，遂因名焉。故劉歆遂初賦曰，馳太行之險峻，入天井之高關。……白水又東，天井溪水會焉，水出天井關北，流注白水，世謂之北流泉。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，謂之白水交。丹水又東南出山，逕鄴城西，城在山際。……丹水又南…

…注于沁，謂之丹江。」（下文述沁水過河內縣北。）

據此所記，可作簡圖如次：



是河內北入山區之太行陁，當行丹水。紀要四九，河內太行山條，「府西北三十里曰太行陁，一名丹陁。」蓋即循丹水而行，故有丹陁之名。然天井關實當白水河谷；而丹溪僅爲關之東谷，雖可通行，非大道。蓋由河內循丹水河谷而

上，至白水交之北，大道取白水河谷至天井關，達高都故城，即唐以下之澤州治所晉城縣也。又按酈注此條有丹谷丹溪之名，爲天井關之東谷，亦可通行。考魏書孝莊帝紀，永安三年，帝誅爾朱榮。遣源子恭「鎮太行丹谷，防討世隆。」世隆陷建州（唐之澤州），爾朱兆自晉陽來會。「兆寇丹谷」，子恭兵敗，兆遂渡河。此丹谷殆即天井東溪歟？然亦可指太行。經。

是此太行山道凡七十餘里，南四十里爲太行經道，北三十餘里爲天井關道。乃晉豫交通之巨險，亦爲自古南北交通要道，南北用兵，必爭取此山道之控制權。其重要性蓋居太行八經之首。誠以南瞰大河，凌逼洛京，故爲兵家所必爭也。

按太行八經，見重於史者，當以太行、井經、軍都爲最，然井經關鍵晉、冀，軍都北通塞外，皆偏於東北，不若太行經俯瞰大河，直脅洛京，河洛爲中原心臟地帶，故此經尤爲見重也。通鑑五，周赧王五十二年，「秦武安君伐韓，取南陽，攻太行道，絕之。（胡注，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。）蓋取南陽而不絕太行道，則南陽亦不能守。又二四七，唐會昌三年，李德裕奏：「侯昭義平日，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，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，而河陽遂爲重鎮，東都無復憂矣。」蓋東都以河陽爲屏障，而河陽之軍非據太行之險，仍不爲安全也。至於中國史上軍家爭取此處經道之其他事例，紀要三九山西重險天井條及四六河南名山太行條已搜錄幾盡，茲不復贅。

此道既險而要，隋煬帝及宋太祖皆曾修鑿，唐世可能亦曾加工。

隋書煬帝紀，大業三年，五月「戊午，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，達於并州，以通馳道。」蓋其時車駕北巡也。歸途上太行山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（詳下文），蓋非太行經道矣。又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一，太祖建隆三年「五月十八日，潞州言先奉詔集丁夫開太行路，俾通餽運，今已功畢。」蓋爲北征北漢之準備耳。按唐世未見修鑿，然高宗玄宗不止一次由洛陽北巡潞、并，想當亦有經營也。

又河陽西北經濟源入軹關。而濟源東北亦有山道通澤州，蓋亦經天井關地區。

寰宇記四四澤州目，除記「南至懷州一百四十里」外，又云，「西南至孟州濟源縣一百五十里。」按濟源河陽道另詳軹關道考。是澤州又可取道濟源至河陽

入東都也。檢通鑑一八〇，隋大業三年，北巡回。「帝上太行，開直道九十里。九月己未，至濟源，幸（張）衡宅。」（參隋書張衡傳。）胡注，「開直道抵張衡所居。」天井關去澤州四十五里，則上太行，開直道者，當始途於天井以西不遠處，向西南直抵濟源也。寰宇記所記澤州至濟源道，可能與煬帝所開者有關。一統志澤州關隘目，引通志，以爲煬帝所開即今小口道。

晉城東北行，中經巴公原（今有巴公鎮）八十里至高平縣（今縣）。

新一八二盧鈞傳，會昌間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，遷昭義節度。「鈞次高平。」是高平當入潞州大道。又通鑑二九一，後周顯德元年，北漢主南侵，昭義節度使李筠嬰城自守。三月，「乙未，帝發大梁，庚寅至懷州，……壬辰過澤州，宿於州東北。北漢主不知帝至，過潞州不攻，引兵而南，是夕，軍於高平之南。癸巳……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，張元徽軍其東，楊衮軍其西。……合戰，……北漢兵大敗。……是夕，帝宿於野次。甲午，休兵於高平。……丁酉，帝至潞州。」則由澤州東北行經巴公原至高平也。又通鑑二六六，梁開平二年，周德威自潞州攻澤州，梁軍來援，「德威焚攻具，退保高平。」及下文韓店條引舊五代史，亦皆高平當大道之證。元和志一五澤州，高平縣南至州八十里。寰宇記四四，同。巴公原，一統志澤州關隘目引金史地理志，晉城縣有巴公鎮。又引舊志，「巴公鎮在州北四十四里。」而紀要四三作州北三十五里。

又北約七十里至韓店（今有韓店）。又四十里至潞州治所上黨縣（今長治縣）。又高平縣北五十里有長平關，似亦當大道，則在韓店之南二十里。

舊五代史五二唐書李嗣昭傳，嗣昭攻潞州，梁澤州刺史棄城走。「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，召葛從周謂曰，并人若在高平，當圍而取之，……勿以潞州爲敵。及聞嗣昭軍韓店。梁祖曰：進通扼八議路，此賊決於我門。」此既見高平當道，亦見韓店當道。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，「韓店鎮，在長治縣南四十里。明洪武元年，洪霍特穆爾遣韓禮兒援潞安，偏將軍楊燦遇於韓店，大戰敗之。」據嗣昭傳，唐世已有此名，當大道也。今國防研究院地圖仍有韓店，在汽車路上。按澤潞間相去一百九十里，高平南至澤州八十里，韓店北至潞州四十里，推知

高平韓店間里數。又李嗣昭傳梁祖之語不可解。一統志同目有「八義鎮，在長治縣西南六十里，見金史地理志。」所謂「八議道」者，蓋此八義歟？長治西南六十里，似與下文所述長平關相近矣。

又元和志一五澤州高平縣，「長平關在縣北五十里。」寰宇記四四澤州高平縣，引冀州圖云，「長平關在縣北五十里。」就方向言，蓋當大道。元和志又云，「長平故城在縣西二十里，白起破趙四十萬衆於此，盡殺之。」一統志澤州古蹟目引舊志，「在縣西北二十里王報村，今猶稱舊縣。」而寰宇記云：「省冤谷東西南北各六十步，在縣西北二十五里，秦壘西面百步。即趙括被殺，餘衆四十萬降白起之處，懼趙變，盡坑之。……地名殺谷，唐開元十年正月明皇行幸親祭，改爲省冤谷。」是省冤谷當距唐道不遠，去長平故城亦近，當在高平西北，非正西也。新紀，高宗顯慶五年正月甲子，如并州。已已次長平。按唐不置長平縣，此長平非故城即關城也。

又按元和志一五，潞州有長子縣在州西南五十二里。寰宇記四五作五十里。又云「廢長平關在（長子）縣南四十里，平嶺上。」以里程計之，是長子縣不當此驛道。

州南二里有金橋，當西通晉蒲大道，亦當南通澤州驛道。

張說皇帝在潞州祥瑞頌十九首（全唐文二二一），其一爲金橋。序云：「金橋在潞南二里，常有童謠云，聖人執節度金橋。皇帝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，由此橋朝京師。」頌曰「出郡二里，橫路金橋，聖人南渡，駟馬西朝。」後潘炎有金橋賦（全唐文四四二），序與說頌序略同。則此橋當潞州西通蒲關之路無疑。然廣記二一二金橋圖條：「玄宗封泰山迴，車駕次上黨。……及車駕過金橋，御路營轉，上見數千（十？）里間，旗纛鮮潔，羽衛齊整，謂左右曰，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，旌旗經千里間，陝右、上黨，至於太原，真才子也。……遂召吳道玄……制金橋圖。（出開天傳信記。）」按玄宗以開元十三年東封，未過上黨，此當有誤。考張說上黨舊宮述聖頌序（全唐文二二一）云：「開元十有一祀，正月，皇帝展義於河東，挾右太行，留宴上黨，整兵耀武，入於太原，……南轅汾、睢，祈穀后土。……三月庚午，飲至長安。」通鑑二

一二，開元十年十二月，「上（時在東都）將幸晉陽，因還長安」。張說因上言，宜祠汾陰后土。上從之。十一年正月己巳車駕北巡，庚辰至潞州，給復五年，辛卯至并州。二月戊申還至晉州。壬子，祭后土。癸亥，張說兼中書令。三月至長安。廣記所謂東封泰山，蓋此次北巡之誤。此巡，事與張說有關，亦與廣記稱玄宗之言合，祥瑞頌十九首，蓋亦此時所作耳。惟此行由東都經上黨至太原，非由上黨至蒲、晉，則此橋亦當澤、潞大驛道明矣。橋之位置，張說頌序，潘炎賦序皆云在城南二里。一統志潞安府津梁目，「金橋在長治縣西南關。」

潞州向北有正北及西北兩道。茲先考北道，次及西北道。潞州正北行，道出潞城、屯留間，約十七里至三垂岡，又約二十八里至黃碾（今仍舊名），又北約四十八里至襄垣縣（今縣）。縣南四十里井谷關，亦有天井之名，疑當在此道上。

襄垣縣當晉陽入上黨大道，唐前史事頗多可證。通鑑八七，晉永嘉三年，「（劉）聰遂破屯留長子……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。（并州刺史）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，據襄垣。」又八九，晉建興三年，「漢大司馬曜攻上黨。八月癸亥，敗劉琨之衆於襄垣。曜欲進攻陽曲。」此其證一。又北齊書神武紀上云：

「神武乃自晉陽出釜口，路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，馬三百匹，盡奪易之。兆聞……自追神武至襄垣，會漳水暴長，橋壞。……初魏眞君內〔中〕學者奏言，上黨有天子氣，云在壺關大王山。……神武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，將出滏口……。」

按一統志潞安府山川目，「大王山在壺關縣東南二十三里。」元和志，壺關縣在潞州東南三十里。則高歡此行，實由晉陽經襄垣，亦經上黨，始出滏口也。此其證二。下文引冀州圖云：「松門嶺在襄垣北一百三十里，道通太原驛道。」明襄垣固爲大道所經也。故下文引元和志武鄉去潞州里程，亦當取道襄垣，里數始合。

潞州北至襄垣縣九十三里，見元和志及寰宇記。其間行程續考如次。

新五代史五唐莊宗紀云：

「初克用破孟立方於邢州，還軍上黨，置酒三垂岡。……時存勗在側，方五歲，克用慨然……曰，吾行老矣；此奇兒也，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？……天祐五年，即王位於太原。……周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。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，德威兵且去，因頗懈。王……乃出兵趨上黨，行至三垂岡，歎曰，此先王置酒處也。……兵行霧中，攻其夾城，破之。」

舊五代史二七唐莊宗紀述三垂岡之戰云：

「四月……甲子，軍發自太原，己巳至潞州北黃碾下營。五月辛未朔晨霧晦暝，帝率親軍伏三垂岡下。詰旦，天復昏霧，進道直抵夾城。……梁軍大恐，……斬首萬餘級。」

按此事，新五代史二二梁臣康懷英傳述之亦詳。（云晉王「與德威等急馳六日至北黃碾。」據舊紀及通鑑，此「北」上蓋脫「潞州」二字。）通鑑二六六梁開平二年書事與月日地名皆從舊紀。惟云「己巳，晉王軍於黃碾，距上黨四十五里。」可補舊紀。胡注，「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。」「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。」寰宇記四五潞州潞城縣，「三垂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，前趙劉聰遣將喬衷攻晉上黨太守龐和於壺關。晉北將王廣韓柔救之，……喬衷敗之於三垂。」按同目又云，潞城縣在州「東北四十四里。」則三垂岡在州城北約十七里。（元和志作「南至州四十里。」方向小誤，今里數亦從寰宇記。）其北去黃碾當為二十八里。以次可推黃碾至襄垣里程。國防研究院地圖，長治、襄垣適中地區尚有黃碾地名，當即故地也。

又元和志襄垣縣目云：「井谷關在縣東南四十里，置在天井谷內，深邃似井，因以為名。魏武初遷鄴，於此置關，周建德六年廢。」故新志作井谷故關。寰宇記述事與元和志全同，而標目作天井關。按形勢方位論之，當亦在此道上，則在黃碾北不到十里也。

又按潞州至襄垣線，當出潞城屯留兩縣，不經此兩縣城。何者？前引通鑑，黃碾南至潞州四十五里。一統志，黃碾在潞城西北二十里，潞城西南至長治（即潞州）四十五里，則黃碾南行四十五里，不可能繞經潞城縣。又據一統志，長治東北至潞城四十五里，潞城西北至襄垣七十五里，共一百二十里。又長治西

北至屯留六十里，（元和志作六十四里。）屯留東北至襄垣八十里，共一百四十里。則元和志、寰宇記潞州至襄垣九十三里者，（一統志亦云襄垣在府北稍西九十里。）決不東繞經潞城，或西繞經屯留也。

襄垣東北約三十里至松門嶺，又西北蓋略循濁漳水河谷而上約四十七里至武鄉縣（今縣）。

通鑑一五五，梁中大通四年，「魏丞相歡引兵入淦口，……擊爾朱兆。……歡軍於武鄉，爾朱兆大掠晉陽，北走秀容。」蓋歡此次入淦口擊晉陽，正即上次由晉陽東出淦口之道。是武鄉當此大道也。又通鑑二五五，唐中和三年，「昭義節度使孟立方以潞州……屢篡主帥……乃遷治所於邢州。……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，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……乞師於李克用……克用……取潞州。」蓋武鄉當晉陽軍道之要，故置鎮使，有事亦得潛乞師於晉陽也。下文引通鑑會昌三年事，亦見武鄉當軍道。又水經洞過水注引魏土地記云，晉陽東南有蔣谷大道通武鄉。尤明證矣。詳下文象谷條。

元和志一五，潞州，鄉縣（即武鄉縣）「東至州一百七十里。」「東」顯為「南」之譌。如取襄垣道，則襄垣武鄉間近八十里。檢一統志潞安府卷及沁州卷，武鄉在襄垣正北九十五里，與元和志所記尚相近。可證由潞州赴武鄉實取道襄垣；如取他道則迂遠矣。

寰宇記四五潞州襄垣縣目引冀州圖云：「松門嶺在襄垣北一百三十里，道通太原驛路。」按如一百三十里不誤，則其地遠在武鄉縣之北，不應屬襄垣縣。考隋書地理志，松門嶺在上黨郡黎城縣境。檢元和志、寰宇記，黎城縣在潞州治所之東北一百二十里。一統志潞安府古蹟目引舊志，黎城舊縣在今黎城縣西北十里。則黎城縣在襄垣東北不過三四十里。又山川目，「松門嶺在襄垣縣北，接沁州武鄉縣界。」則其地固在武鄉之南，時屬襄垣，時屬黎城也。度其地當在襄垣東北，黎城西北，近濁漳水，當大道。武鄉在襄垣北約七十七里，此嶺蓋在襄垣東北三十里上下歟？則「一百」乃衍文耳。

武鄉縣北七十里至昂車關，蓋因軒車嶺受名。又東北不遠處有石會關（今榆社縣西北二十五里）。皆軍道衝要處。又石會南三十里腰鼓嶺，蓋亦當道。

武鄉、昂車關、石會關，觀會昌間平澤潞昭義之亂時事，最能見其形勢，當大道之要。通鑑二四七，唐會昌三年述事云：

「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，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。」「六月……丙子……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（潞州）。」

通鑑同年下文又書云：

「王宰軍萬善，劉沔軍石會，皆顧望未進。……十二月丁巳，宰引兵攻天井關。……稹……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（守澤州），安全慶守烏嶺，李佐堯守雕黃嶺（胡注在潞州長子縣西），郭僚守石會，康良侄守武鄉。……戊辰，王宰進攻澤州，……河東奏克石會關。」

「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（按榆社即指石會關守兵而言，關在縣西二十五里。）詔河東（指太原）以兵二千赴之。」

會太原兵亂，通鑑又書四年事云：

「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，復以關降於稹。……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侄，敗之；良侄棄石會關，退屯腰鼓嶺。」

旋澤潞平，劉稹誅。而五年昭義（即潞州）復有兵亂，通鑑二四八述之云：

「李德裕奏，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，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，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，以斷邢洛之路，又會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，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。……皆從之。」（胡注：分守四境，使潞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。」）

又通鑑二八七，後漢天福十二年，劉知遠在晉陽，議進取。下云：

「帝欲自石會趨上黨。」

據此前後書事，昂車、石會兩關，武鄉、榆社兩縣，當太原入潞州軍道之要可知。武鄉、榆社即今縣。胡注於此數地名或有所釋云：「仰車關即昂車關。」

「芒車關即昂車關。魏收地志，上黨郡沾縣有昂車關。其地當在唐儀州（今遼縣）東（西之譌）南界，石會關之西。」「九域志，遼州遼山縣（今遼縣）有榆社鎮，唐之榆社縣也。（下引宋白說，以為在襄垣縣理，誤。）」按新志，潞州武鄉縣「北有昂車關。」檢紀要四三武鄉，「昂車關在縣東北七十

里。唐置。」而一統志沁州關隘目，「昂車關在武鄉縣西門外。……縣志，縣西關外有下關村，小漳水所經。相近又有上關村，即古昂車關故址。」兩說相距頗遠。參之新志及下文引一統志石會關條，當以紀要爲近是。縱無七十里之程，但亦決非極近也。一統志此條之說，蓋後代別一關址耳。石會關，胡注以爲在饒州東南。按紀要四三，石會關在榆社縣西北。一統志遼州關隘目，「石會關在榆社縣西二十五里，又西南即沁州武鄉縣之昂車關。」此最分明，與當時形勢亦切合。胡注「東南」蓋「西南」之誤。蓋由武鄉北行至昂車關，又東北不遠至石會關，在榆社縣西二十五里。據一統志遼州卷及沁州卷，武鄉北至榆社約七十里。則紀要云石會關在榆社西北，方位尤確，蓋縣西北二十五里也。

又前引通鑑會昌四年條，康良佺棄石會關退屯腰鼓嶺。考異引實錄，良佺「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，守腰鼓嶺。」則石會之南三十里也。若兩關果在一條路線上，則此嶺在昂車之南約二十里也。亦當道。

昂車關，始見於魏書地形志。而下文象谷條引洞過水注轉引魏土地記云，晉陽東南有蔣谷大道，度軒車嶺通武鄉。時代正與昂車關始見史之時代不相遠，疑關因嶺名，蓋在大嶺之南也。此嶺蓋即今黃花嶺，高達二千公尺，詳下文。此關當會昌伐澤潞時屢見通鑑如上述。其後似不復見。（通鑑二六二，天復元年，「叔琮入天井關，進軍昂車。」胡注「昂車即昂車關，在澤州昂車嶺。」此注似誤，且與前引注文自相矛盾。然通鑑下文，叔琮拔澤州，進攻潞州，則此昂車實當在澤州，蓋昂車之名，澤、潞兩州皆有之如天井歟？）而石會關則仍屢見。紀要四三遼州榆社縣石會關條，於會昌以後續述云：

「又光化二年，汴將氏叔琮自馬嶺關西侵河東，爲河東將周德威所敗，引還。德威進之，出石會關；叔琮敗走。五年，朱全忠大舉攻河東，遣其將氏叔琮拔澤州，降潞州，進取晉陽，出石會關，營於洞過驛，攻晉陽不克，叔琮復自石會關引歸。天復二年，叔琮自晉州敗河東兵，長驅圍晉陽，不克，引還。河東將李嗣昭等追及石會關。……唐同光初，梁人謀分道攻唐，以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趨太原，不果。清泰三年，契丹救石敬瑭，至太原，圍唐

兵於晉安砦，遊騎至石會關。漢初，以契丹既去汴，議進取之道，漢主欲自石會關趣上黨，不果。周顯德五年，潞州帥李筠擊北漢石會關，拔其六寨。關蓋澤潞北走晉陽之徑道也。」

足見此道在唐末五代當太原潞州間南北交通之要，蓋爲潞州直北第一軍家要地矣。

又西北越軒車嶺（今黃花嶺？）蓋此道最高處，凡約七十三里至象谷，唐以前名蔣谷，故此道有「蔣谷大道」之稱。又北蓋略沿象谷水而下西北行，中經武村堡，約五十二里至太谷縣（今縣）。又北三十七八里至洞過驛，又三十七八里至北都太原府（今晉源縣，舊太原縣，在山西省會太原市西南四十里）。

水經注六洞過水注云：

「魏土地記曰：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，有蔣谷大道，度軒車嶺，通于武鄉。」

此爲武鄉北達晉陽大道之最具體說明。元和志，太原府太谷縣在府東南七十五里。縣有「蔣谷水，今名象谷水，源出縣東南象谷，經縣北四里，北入清源縣界。」寰宇記四〇，同。（惟云縣在府東南七十八里，小異。）一統志太原府山川目，象谷「在太谷縣東南五十二里，卽古蔣谷。」則此蔣谷大道，當卽略沿蔣谷水，經太谷縣也。隋書四五楊諒傳，諒鎮太原，舉兵，遣大將「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。」卽此道。蓋由晉陽東南行七十五里至太谷縣，循蔣谷水東南行三十五里入山，又蓋十七里至蔣谷卽象谷，又越軒車嶺通武鄉縣也。軒車嶺者，蓋卽昂車關所以受名，疑卽今圖之黃花嶺耳。申報館新地圖，此處高達二千公尺，不惟此道之最高處，且似亦爲汾水以東之最高山嶺也。

又大明一統名勝志，山西一太谷縣：「象谷一云蔣谷，谷中水西北流，武村堡戍，臨之，三面石崖，勢極險阻，唐武德初築。」此堡臨蔣谷水，當爲大道所經也。

至於象谷、石會關之距離。檢一統志，太谷東南至榆社縣一百五十里，而石會關在榆社西北二十五里，象谷在太谷東南五十二里，則石會至象谷約七十三里也。

又舊五代史二六唐書武皇紀：「光化二年……三月，汴將葛從周氏叔琮……進軍榆次，武皇令周德威擊之，敗汴軍於洞過驛。……追擊出石會關。」舊唐書昭宗紀作出石會，攻太原。通鑑二六一，光化二年，氏叔琮進軍榆次，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，「戰於洞過，……叔琮棄營走，德威追之，出石會關。」考異引唐太祖紀年錄：「三月，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過驛。」胡注引魏收地形态，洞過水因「五水合流故曰同過，後語轉爲洞過。」胡氏按云，「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宮，宜知地名之的。」以上光化二年事，知洞過石會關爲一軍道。又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紀，天復元年三月，氏叔琮等伐太原，「自太行路入。」潞州降，「乃進軍趨太原。四月乙卯，大軍出石會關，營於洞過驛。……卽日與諸軍至〔晉〕陽城下。……以芻糧不給，遂班師。」新五代史四三氏叔琮傳，同略。舊五代史五二李嗣昭傳，只云氏叔琮營洞過驛。通鑑二六二，天復元年，氏叔琮入天井關，拔澤州，降潞州，「進趨晉陽。夏四月乙卯，叔琮出石會關，營于洞過驛。……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……數挑戰……李存進敗汴軍於洞過。時汴軍……芻糧不給……兵還。五月，叔琮等自石會關歸。」此天復元年事，亦見潞州進兵經石會關、洞過驛至太原城也。（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述此事云，叔琮由上黨「長驅出圍柏，營于洞過驛。」作圍柏，不作石會。圍蓋團之形譌，然圍柏似亦誤也。）洞過驛當此大道無疑。胡注：「洞過驛，臨洞過水。」蓋得之。按元和志一三太原府：太原縣，「洞過水東自榆次縣界流入，西去縣三十里入晉陽縣界。」晉陽縣，「洞過水東自太原縣界流入，西入於汾，晉水下口也。」則此水在太原府南不過三四十里。紀要四三，榆社縣石會關條，「洞過驛在今徐溝縣。」一統志太原府關隘目：「同戈驛在徐溝縣北關外，西隅，卽洞過字之譌也。」所指地望甚確。檢一統志，太原府治陽曲縣（卽今山西省會），太原縣（民國三十六年改名晉源縣）在府治西南四十里。徐溝縣又在其南四十里。太谷又在徐溝之南四十三里。故徐溝縣適在太原太谷兩縣之中道。唐太原府治所在一統志之太原縣，詳一統志太原府卷沿革目太原縣條。民國三十六年改名爲晉源縣，見民國行政區域簡表。故唐洞過驛亦當太原府至太谷縣之中道。元和志，太谷縣在府東南七十五里，則此驛北至

府，南至縣皆約三十七八里也。

又由潞州西北行經銅鞮縣亦至太原府，此爲另一道，且置驛。蓋卽略當今日之汽車道也。

史記韓王信傳，信「反，以馬邑降胡，擊太原。七年冬，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。」是漢世銅鞮北當太原軍道。又縣東南十五里有晉銅鞮宮，漢銅鞮城，西北二十里有關與故城，皆古代名地。（詳後文。）似亦可爲當道之證。又魏書二下彭城王勰傳，「後幸代都，次于上黨之銅鞮。」是北朝時代洛陽北至太原亦經銅鞮也。通鑑二五八，唐大順元年，「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，克用……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，送晉陽。……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，至銅鞮，霸招其衆以叛。」是唐世潞州至晉陽亦經銅鞮也。然元和志一五，潞州目，銅鞮東至州一百五十里（當作東南）。唐世武鄉縣在州北一百七十里。檢一統志沁州卷，武鄉在沁州東北六十里，而唐之銅鞮又在沁州之西南四十里，則唐世銅鞮去武鄉無論如何皆當在六七十里以上，今元和志所記兩縣至潞州之距離僅有二十里之差，知其必非一道也。

其驛程可考者，潞州西行二十里至高河，相近有龍泉驛，爲潞州西通晉絳之第一驛，蓋亦爲西北通銅鞮、太原之第一驛。又西北六十里至太平驛。又西北三十里至梁侯驛。又四十里至銅鞮縣（今沁縣西南四十里之故縣鎮）。

通鑑二八〇，後晉天福元年，唐將趙德鈞屯團柏，晉帝由晉陽南下向洛陽。「丁卯，至團柏。」德鈞先遁，「南奔潞州」。「甲戌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，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。」按團柏在今祁縣東南，是趙德鈞撤退線及晉帝進軍線，皆當行銅鞮道也。而高河當晉陽、團柏、銅鞮至潞州道。又二六六，後梁開平元年，「晉周德威壁于高河」，敗梁潞州行營都統。胡注：「高河在潞州屯留縣東南。」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，「高河鎮在長治縣西二十里，卽古絳河也。」是則潞州西行二十里，至高河，乃西北至銅鞮、太原也。今日汽車道正如此。又通鑑二四七，唐會昌三年，劉稹欲自爲昭義節度。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。……士幹入境，……都押牙郭誼乃大出軍，至龍泉驛迎候敕使，請用河朔事體。」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，「龍泉驛在長治縣西二十里，以龍潭水

名。唐置，今廢。」是此驛當西通晉絳之道。然亦在潞州西二十里，與高河必相近。蓋潞州西北至銅鞮、太原，亦以此驛爲起站歟？

通鑑二九一周顯德元年紀云：

「北漢主自將兵三萬……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。……北漢兵屯梁侯驛，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，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。」

此條見晉陽潞州交通線上之地名者三。胡注：「宋白曰，梁侯驛在團柏谷南，太平驛西北。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。」太平驛在潞州西北。而團柏谷在祁縣東南。（詳下文。）則此道當爲銅鞮道，非武鄉道也。太平驛始見於會昌間。新書一八二盧鈞傳，澤潞既平，遷昭義節度，發卒戍代北（通鑑作振武），「戍卒……酒酣，反攻城……鈞奔潞城。……鈞……還府。詔趣戍者行。……戍人已去潞一舍，鈞選牙卒五百，壯騎百，以騎載兵夜趣，遲明（通鑑作明日）至太平驛，盡斬之。」通鑑二四八唐會昌五年紀書事，略同。又云「盧鈞出至裴村餞之。」潞卒亂。蓋城外村名也。胡注：「唐制三十里一驛，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。宋白曰，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。」按里距方向，蓋以宋白說爲正；胡氏州北六十里之說，蓋憶測之詞耳。紀要四二亦從宋白說。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：「太平驛在長治縣西北太平鄉，唐置今廢。」梁侯驛惟此一見。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太平驛條引續通典云：「梁侯驛在上黨西北一百十里。」紀要四二，同。是即太平驛西北一驛耳。

元和志一五，銅鞮縣東至潞州一百五里。東當作東南。則當在梁侯驛西北四十里也。檢一統志沁州古蹟目引縣志：「唐銅鞮故城在州西南四十里，今爲故縣鎮，有故縣寨。」又山川目，「銅鞮山在州西南四十里。」蓋故城近山。參下文亂柳條。今圖有故城鎮，一作古城鎮，在沁縣西南，殆其地。

又由高河西北四十四里至屯留縣（今縣）。又十八里至余吾寨（今余吾鎮）。又北約八十里亦至銅鞮。

通鑑二六六，後梁開平元年，晉將李嗣昭守潞州，梁將康懷貞圍攻之。八月，「晉周德威壁于高河……帝以……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。……思安至潞州城下，更築重城，內以防奔突，外以拒援兵，謂之夾寨。」二年又書云：

「正月……晉王……病篤，周德威退屯亂柳……李思安等攻潞州，久不下。……晉兵猶屯余吾寨。……三月……帝發大梁，……次澤州。四月……夾寨。奏余吾晉兵已引去，帝以援兵不能復來，潞州必可取。丙午，自澤州南還。」

胡注：「漢書地理志，上黨郡有余吾縣。章懷太子賢曰，余吾故城在潞州屯留縣西北。」檢一統志潞安府古蹟目：「余吾故城，後漢書郡國志，屯留縣。劉昭注有余吾城，在縣西北三十里。縣志，在縣西十八里，城周九里，故址猶存。今爲鎮。」又關隘目：「余吾驛在屯留縣城內。舊在縣西北十八里余吾故城。」今申報館中國新地圖，屯留縣北有余吾鎮。（國防研究院地圖，屯留西北有吾元地名，疑乃余吾之倒譌。）據此條，屯留、余吾皆當在道上。元和志一五，屯留在潞州西北六十四里。寰宇記四五，同。余吾即與太平驛相近矣。然前人注釋皆只云太平驛在長治縣西北八十里，不云在屯留西北。又前舉近代兩地圖，長治通沁縣大道亦不經屯留、余吾，而申報館圖則長治、屯留、余吾、沁縣另有小道。復檢元和志，潞州西北至銅鞮一百五十里。而寰宇記五〇，威勝軍（即銅鞮縣）「南至屯留縣一百四十三里。」此當指移縣於今沁縣地而言，在唐銅鞮東北四十里，則唐銅鞮在屯留北約一百里有餘。是銅鞮經屯留至潞州約一百六十五里有餘也。又九域志四，威勝軍「南至本軍界八十五里，自界首至潞州八十里。」「東南至本軍界五里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四十里。」此東南至潞州里數正與元和志合。而南至潞州里數，又與寰宇記南經屯留之里數相合。故知今日兩道，即唐宋之兩道也。今日主道在屯留之東，不經縣城；唐世已然。

銅鞮南有銅鞮故宮，西北有關與故城，皆春秋戰國時之名所，蓋亦因地處衝要之故。元和志一五潞州銅鞮目，「晉銅鞮宮在縣東（一統志沁州卷引作東南）十五里，子產曰，今銅鞮之宮數里。」「關與城在縣西北二十里。史記曰，秦昭襄王攻趙關與。趙奢曰，其險狹，譬如兩鼠鬥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遂破秦軍，解關與之圍。」寰宇記五〇威勝軍銅鞮縣：「銅鞮城在縣南十五里，本晉銅鞮宮，在縣南十五里。上黨記云，銅鞮有晉宮闕猶存。」「關與城今名烏蘇城，在縣西北二十里。」又引冀州圖，「烏蘇城在縣西北二十里。」按一統志沁州

古蹟目，「銅鞮宮在州南。」「烏蘇城在州西南二十里，今名烏蘇村。」蓋唐縣之西北，正當今沁縣之西南，唐縣之東或東南，正當今沁縣之南也。

銅鞮東北四十（三十？）里至亂柳（今沁縣阿近），蓋卽斷梁城。

新五代史二二梁書康懷英傳，懷英圍晉之潞州，築夾城。「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，數攻夾城。」前條引通鑑，晉王病篤，「周德威退屯亂柳。」胡注：「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。」而一統志沁州古蹟目，「威勝故軍，今州治。……五代時地名亂柳，在唐銅鞮縣東北三十里。宋置威勝軍於此，兼移銅鞮縣治焉。金時升爲沁州。」是與胡注地望相去頗遠。按宋史八六地理志，威勝軍「太平興國三年於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中建爲軍。」則一統志是也。（前引一統志，唐銅鞮在今沁縣西南四十里，此又似當爲三十里，爲小異。）胡注蓋以意言之。蓋就形勢而言，亂柳似正當在屯留縣境耳。

元和志一五，銅鞮縣有「斷梁城，在縣東北三十里，下臨深壑，東西北三面阻澗，廣袤二里，俗謂之斷梁城。」寰宇記五〇，同。一統志沁州古蹟目：「上厓亭在州城東南，一名斷梁城。漢書地理志，銅鞮縣有上厓亭。水經注，銅鞮水又東逕故城北，城在山阜之上，下臨岫壑，東西北三面阻袤二里，世謂之斷梁城，卽故縣之上厓亭也。」則上厓亭俗名斷梁城，在今沁縣附近。與前舉亂柳相近，就形勢言，又頗相似，音亦相近，疑爲一地耳。一統志同目銅鞮故城條又云：「舊志有段柳寨，在州南十五里，疑卽亂柳之訛。」尤一名通變之徵矣。又西北六十里至西唐店（今有西陽鎮）。又約八十里左右（七十至九十里）中踰護甲嶺（今名分水嶺）至團柏（祁縣東南六十里）。又北約十里至盤陀嶺，北齊置盤陀驛唐蓋仍之。又北約九十餘里至晉安寨，又三十餘里至太原府。

通鑑二八〇，後晉天福元年，唐兵軍晉安寨，爲石敬瑭及契丹所圍，唐帝詔幽州趙德鈞進軍河東。並遣其子樞密使「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」，使與德鈞會師。帝自至懷州，以康思文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，「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。」十月「趙德鈞……至鎮州……自吳兒谷趣潞州。癸酉，至亂柳。……十一月……辛卯，……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，悉以兵屬德鈞。……德鈞逗留不進，詔書屢趣之，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。……德鈞……至團柏踰月，按兵

不戰，去晉安纔百里，聲聞不能相通。」旋晉安兵潰，晉帝與契丹引兵南下，「至團柏與唐兵戰。」趙氏父子遁歸潞州。按此段紀事，見亂柳向北經西湯，至團柏，團柏去晉安寨百里。胡注：「歐史，西湯作西唐，薛史作西唐店。」檢一統志沁州關隘目：「西湯鎮在州西少北，即古西唐店。……（引通鑑）。九域志，銅鞮縣有西湯鎮。縣志，鎮在州西北六十里，因西湯水爲名。」按水經注一〇濁漳水注，有西湯水。楊氏圖即繪水源於此地區（沁縣北偏西），店因水受名，是也。又一統志太原府關隘目：「團柏鎮在祁縣東南六十里。……金史地理志，祁縣有團柏鎮，亦曰團柏谷。」「晉安寨在太原縣故晉陽城南，亦曰晉安鄉。史略注，晉安寨，太原縣西南三十餘里，晉祠南。」是前後里數可略知。惟西唐至團柏里距無考。檢一統志太原府沿革目及沁州沿革目，武鄉、祁縣相距二百四十里，則沁縣至祁縣當在二百里左右，推知西唐店至團柏當在八十里上下，蓋七十里至九十里也。

水經注六汾水注：「侯甲水……發源祁縣胡甲山，有長坂，謂之胡甲嶺，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。蔡邕曰，侯甲亦邑名也，在祁縣。」楊氏水經注圖繪此嶺於西湯西北，祁縣東南。寰宇記五〇，武鄉縣有「侯甲山，今名護甲嶺。」下引酈注以實之。是唐世名護甲嶺也。蓋此地區有西湯水南流入濁漳水，胡甲水西北流入汾水。此嶺則二水之分水嶺也。檢一統志沁州山川目，「胡甲山在武鄉縣西北一百里。」又關隘目，「南關在武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。」則嶺在南關之南二十里。又檢申報館新地圖「西湯西北，南關之南有分水嶺，蓋其地歟？

元和志太原府，祁縣北至府一百里。一統志太原府，祁縣在府南少西一百四十里。按唐太原府在清太原府西南四十里，故二書所記里距實相合。此道如經祁縣，則團柏至晉安寨當一百二十餘里。通鑑云纔百里，或舉約數；或不經祁縣城，而經祁縣東區，取較直路線也。觀今日公路，（國防研究院地圖已作鐵道。）實不經祁縣，而經縣東，蓋古道已然。

今山西祁縣有北齊天統四年造像，云：「天統四年三月十五日，佛弟子太原郡功曹王鸞、槃陀驛將張貴和……。」（燕京學報第十八期馬鑑山西佛窟考察

記。○) 是北齊太原郡境有槃陀驛，考且或卽在祁縣境。宋史三四九姚古傳：「粘罕陷隆德府，以古爲河東制置，……總兵援太原。……粘罕圍太原，內外不相通。古進兵復隆德府、威勝軍，扼南北關，與金人戰，互有勝負，太原圍不解……金人進兵迎古，遇于盤陀，古兵潰。」(此條據一統志檢。)按隆德府卽唐之潞州，威勝軍在唐之銅鞮縣東北。一統志太原府關隘目：「盤陀鎮在祁縣東南五十里。」則當在團柏北十里。北齊槃陀驛正當在所處。檢申報館新地圖，沁縣北行公路上以次有西湯、南關，盤陀，卽因古道耳。又考李德裕有盤陀嶺驛樓詩云：「嵩少心期杳莫攀，好山聊復一開顏，明朝便是南荒路，更上層樓望故關！」此詩如爲德裕所作，似非此槃陀驛：蓋彼雖爲趙郡人，但重貶前似無緣到太原地區也。然祁縣之槃陀既早在北朝已置驛，迄宋仍爲當道要地，唐代仍承北朝置驛固宜，不因作者之可疑而廢此詩也。

太原府，唐置北都，故有都亭驛。

令狐楚奏太原府資望及官吏選數狀(全唐文五四二)：「太原府，龍興盛業，……官標留守，驛署都亭。」是唐世太原置都亭驛也。又新五代史三八宦者傳：「及(唐)明宗入主，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。宦者……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，悉捕而殺之都亭驛。」是五代之世仍承之。

綜上所考，此道由洛陽東北渡河陽大橋至懷州。又略循丹水河谷而上入太行陁，度入白水河谷，越太行山脊之天井關至澤州。復略循丹水河谷至高平，達潞州，去洛陽四百七十里。河陽、太行爲洛陽以北之雙重天險，爲軍家角逐之目標，故在中國軍事史上極關重要。潞州正北行，經襄垣、武鄉兩縣，昂車、石會兩關，越軒車嶺，取蔣谷大道，經太谷縣至太原府四百四十餘里，或五十餘里。此道大抵循濁漳水(東源)河谷而上，踰嶺，復沿循象谷水而行也。又由潞州西北行，經太平、梁侯等驛，銅鞮縣，斷梁城，西唐店，踰護甲嶺，經團柏至太原府，四百五六十里。北道大抵循濁漳水北源，踰嶺，復沿循今昌原河(國防研究院地圖)而行也。兩道路程，皆四百五十里上下，唐宋志書，潞州至太原府四百五十里，無異說，此兩道皆可當之。惟銅鞮道置驛，武鄉道似不置驛，蓋軒車嶺較高險歟？然軍事進出武鄉道似反較銅鞮道爲多，何耶？豈險隘地區正兵家競逐用奇之目標歟？

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初稿。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修訂。九月八日校畢，增訂槃陀驛一條。

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圖

